



文史哲博士文丛



清代 杜诗学史

● 孙 微 著

薛 歌 行 送 魏 侍 中 封 侯 詩
陸 機 十 有 文 賦 汝 更 少 年 能 綴 文 總 角 就 筆
述 世 上 兒 子 徒 紛 紛 驛 驪 作 駒 已 汗 血 驚 鳥 隼
青 雲 詞 源 倒 傾 瀾 三 峽 水 筆 陣 獨 掃 千 人 關
年 生 本 纔 十 六 七 射 策 君 門 期 第 一 舊 齊 魯
自 知 暫 蹶 霜 蹄 未 爲 失 偶 然 擢 秀 非 難 取 會 是 日
有 毛 寶 汝 身 已 見 唾 成 珠 汝 伯 何 由 髮 如 漆

淡 淹 草 堂 本 作 潛 秦 東 亭 清 蒲 芽 白 水 蒼 青 風 吹
衣 日 果 樹 批 離 思 花 冥 冥 酒 盡 沙 頭 雙 玉 照 泉
皆 已 醉 我 獨 醒 乃 知 貧 賤 別 更 苦 吞 聲 蹶 躅 涕 淚 零
贈 衛 八 處 士 好 金 龜 重 校

人 生 不 相 見 動 如 參 與 商 今 夕 一 非 復 何 夕 共 此
燭 光 此 夜 共 少 壯 能 幾 時 鬢 髮 各 已 蒼 訪 舊
下 鄉 山 中 鴈 知 二 十 載 重 上 君 子 堂

社 魯 書

清代壯詩學史

● 孫 微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杜诗学史/孙微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10
ISBN 7-5333-1433-6

I. 清… II. 孙… III. 杜诗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087 号

清代杜诗学史

孙 微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287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433-6

K·436 定价: 26.00 元

序

张忠纲

“杜诗学”之名，始于金代元好问。他在《杜诗学引》中云：“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餘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而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元好问从杜诗研究史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杜诗学”的

概念，成为杜诗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性标记。自此以后，“杜诗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就像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一样，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历久不衰，弥久弥新，至今尤盛。

众所周知，杜甫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在杜甫之后，特别是中唐元稹提出“杜诗集大成说”之后，“杜诗学”的研究就开始了。大体说来，自唐迄于清末，有两次注杜研杜高潮。一为两宋时期，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的盛况，形成了杜诗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而明末清初则是杜诗学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清代是杜诗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名家辈出，注本繁多，资料汗牛充栋。但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迄今为止，只有台湾学者简恩定所著《清初杜诗学研究》一书，还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有清一代杜诗学专史。孙微博士的《清代杜诗学史》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清理和继承清代杜诗学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对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微博士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清代杜诗学史的整体情况，全面描述了清代杜诗学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概括评述了所取得的成就，深刻指出其局限与不足，以及清代文禁对杜诗学发展的消极影响。既有鸟瞰式的宏观把握，又有细致入微的微观分析，颇具学术功力和理论深度。作者充分钩稽了清代杜诗学的丰富材料，对大量清代存佚杜诗注本及其著者的生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并对前人的—

些讹误作出了驳正，显示出作者严谨的学风和深厚的朴学功夫。著者首次对此前并未得到学界重视的顾炎武、李因笃、顾宸等人的杜诗学成就进行了评述，对四库馆臣的杜诗学观点作了中肯的剖析，都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视角和学术的勇气。总之，这是一部资料丰富、梳理清晰、论析深入、颇多新见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杜诗学著作，值得向广大杜诗研究者和爱好者推荐的学术著作。

该书原是著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补充、修改，现予出版。孙微博士从我读博期间，认真读古书，刻苦做学问；又协助我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合著《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表现出青年学子少有的韧性和毅力，使我深受感动。在《清代杜诗学史》即将出版之际，孙微博士索序于我，义不敢辞，遂欣然命笔作序于上云。

2004年7月1日于山东大学耘斋

前 言

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自唐代以来，对杜诗的学习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之学。“杜诗学”一词，是金代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中首次提出的，至今已历七百余年。杜诗学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唐宋、金元明、清这样三个历史时期。其中，两宋和明末清初是杜诗学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杜诗学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学诗者非子美不道”的盛况，并树立了杜甫“诗圣”的崇高地位。金元明是杜诗学发展相对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对杜诗学的推进与发展，突出表现在明确提出了杜诗的成就和价值是“以性情而得之”，大为“缘情”张目，这是由宋代杜诗学重伦理教化走向明清杜诗学重审美的重要的中间环节。明末清初是杜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名家辈出，精见纷呈，许多重要杜诗评注本陆续刊刻，呈现出空前的盛况。本书即是重点针对这次杜诗学高潮及其如何走向最终衰落进行梳理和分析。

本书的撰写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离开母校已有一年，回想在去年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山东大学张可礼教授、郭延礼教授、王洲明教授、郑训佐教授、王平教授、王小舒教授和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中肯

的意见，最后答辩委员会的诸位先生这样溢美拙文：

清代杜诗学成就巨大，影响深远，但研究却相对薄弱，至今尚未有一部完整描述有清一代的杜诗学著作，孙微的《清代杜诗学史》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论文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清代杜诗学的大量相关材料，勾勒出清代杜诗学史的整体风貌。并以社会政治及其影响下的学术风气为参照，将清代杜诗学史的演进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以史为轴线，兼顾述论，层次分明，表明作者对清代杜诗学的总体进程和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和总体把握。

论文资料翔实丰富，搜罗相当完备，对清代大量杜诗注本及著者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订，总结出各自的成就和存在的缺陷；对前人尚未顾及的一些杜诗学论著进行了钩稽、论析，于若干问题驳正了前人之失，提出了个人见解，显示出作者坚实的文献功底。论文有理论的思辨，探讨了清代杜诗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初步总结了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论文结构完整，行文朴实流畅，学风严谨，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个别地方有待斟酌，对散佚的杜诗学材料，尚需进一步搜集。

这其中既有对我的鼓励，也有对我的鞭策。博士毕业后的这一年中，我遂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散佚杜诗学文献的钩稽整理上，这既是毕业答辩时诸位先生给我提出的需要完善之处，也和我同时承担的《杜甫大辞典》的编纂任务是同步的。通过广泛的查阅材料，除现存 140 余种杜诗注本以外，笔者又先后钩稽出和清代杜诗学相关的文献 200 余种，这其中有许多材料，以前

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故极有充分研究的必要。这样一来，我对于清代杜诗学的整体概貌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对以往文章中的观点和结论都有了新的认识，也相应地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文献的不断搜集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在广泛的缙阅中，笔者接触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杜诗学文献，单以清初而言，散佚杜诗文献的数量竟远远超过现存注本的数量，那么当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一阶段的杜诗学的研究成就和特色时，便不能忽略这些内容。而且通过阅读大量的清人笔记、别集、札记等资料，也使我掌握了许多第一手的相关研究材料，比如《杜集书目提要》和《杜集书录》中付之阙如的许多著者的生卒年，我竟很容易就能考出。这些点滴发现的不断积累，也激发了我对清代杜诗学这一领域不断探究的信心和勇气，并且随着涉猎范围的渐次扩展，逐渐有了新的想法和规划。但是单凭个人的力量，那些“宏大”的想法并不能实现，所以我计划还是先从文献梳理入手，将纂辑到的清代杜诗学文献中的杜集序跋部分先行整理成册，暂命名为《清代杜集序跋汇编》，期望公诸学界同仁，或可于杜诗学有所裨益。若勉强算得上研究体系的话，这应是我研究工作中的最初一环。

另外，杜诗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清代已然成为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它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诗学范畴之内，而是辐射和渗透到小说、戏曲、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乃至清代文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杜诗的影子，比如郑方坤《杜诗宣和谐自序》中就记载了清代文人将杜诗作为酒令的例子：

少日读杜诗皆能上口，忆曾侍先大夫花间杂咏，酒以

次行。客有举《宣和谱》征令者，随所遇牌色，拈唐人诗一句。余时所阉得者为《五巧合谱》云：“油瓶盖”者，漫应声曰：“一片花飞减却春。”继得“断么”，则曰：“南海明珠久寂寥。”最后得“大四对”，则曰：“天下朋友皆胶漆。”于是客座皆称善。（《民国建瓯县志》卷十二）

于斯可见清人对杜诗的熟悉程度和运用的自如！同样，清代的集杜、和杜的规模 and 水平也取得了远非前代所比的成就，陈曦晚年竟集杜诗达二十卷，而且还努力做到“杜律千篇无一覆用，气格浑如己出”的程度，若非读破老杜全集，哪得到此！还有杜诗中的名篇如《秋兴八首》、《同谷七歌》等，都被清人一和再和，竟有的达几十叠、上百叠，让人叹为观止。这些现象都说明，清人在杜诗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有意识地学习模仿杜诗，首先是和他们高度熟悉杜诗，真正做到了将杜诗烂熟于胸分不开的。上述这些内容宽泛地来讲，都应属于清代杜诗学史的范畴，然而作为一部学术专史，本书的着意处，还是着重研究清代学术影响下杜诗学发展的脉络、阶段和走向，同时也密切注意研究清代在杜诗思想、艺术研究等方面的创获以及理论成就，所以上面提到的那些琳琅满目的杜诗学文化现象，在本书中并不做重点的研讨对象。所幸的是，恩师张忠纲先生已将这部分内容列入《杜甫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课题之中，并有望在近年出版，故读者欲了解杜诗学如何由唐宋时的涓涓细流衍为清代滔滔巨澜的过程，那么将《杜甫与传统文化》与本书对读，则或可更为全面地认识整个清代杜诗学发展的概貌。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目 录

序	张忠纲
前言	1
第一章 清代杜诗学总论	1
第一节 清代杜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概说	1
第二节 清代杜诗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局限	7
一、清代杜诗学成就的特点	7
二、研究者身份各异,研究方法多样	14
三、“一饭不忘君”说在清代杜诗阐释中的嬗变	31
四、清代文禁对杜诗学的影响	37
第三节 清代杜诗学研究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启迪	42
一、清代杜诗学研究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	43
二、清代杜诗学的经验教训对后代研杜的启迪	51
第二章 清初的杜诗学研究(顺治——雍正朝)	58
第一节 清初杜诗学兴盛的原因分析(一)	58
——时代背景与学术氛围	
一、明清易代之际时代背景的激发	58
二、扎实严谨的学风与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	69

第二节 清初杜诗学兴盛的原因分析(二)	78
——对前代杜诗学的反思与批判	
一、对“无一字无来历”说的批判	78
二、对“诗史”说的反思	86
第三节 钱、朱注杜公案分析	98
一、《钱注杜诗》与《杜工部诗集辑注》简介	98
二、钱、朱注杜公案	104
第四节 重要注本评介	113
一、杜律注本	113
二、全集校注本	136
三、杜诗选注本	161
四、已散佚杜诗注本简介	175
第五节 清初名家论杜	219
一、顾炎武的杜诗学	219
二、王夫之的杜诗批评	228
三、李因笃的杜诗学	236
四、王士禛的杜诗学	246
第三章 清中期的杜诗学(乾隆——嘉庆朝)	257
第一节 乾嘉学风影响下的杜诗学	257
一、《全唐诗》与《唐宋诗醇》所体现的杜诗学	258
二、《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杜诗学	263
第二节 重要注本评介	272
一、集评集注本	272
二、笔记类杜诗研究著作	285
三、杜律注本	292
四、杜诗选本与普及本	297

五、已散佚杜诗注本简介·····	305
第三节 名家论杜·····	321
一、沈德潜的杜诗学·····	321
二、翁方纲的杜诗学·····	328
三、袁枚的杜诗学·····	333
第四章 清代后期的杜诗学（道光——宣统朝）·····	340
第一节 道光朝以降的杜诗学·····	340
一、杜诗学衰落时期的表现及原因·····	342
二、重要杜诗研究著作及注本评介·····	346
三、已散佚杜诗注本简介·····	368
四、太平天国运动对杜诗学的影响·····	375
五、杜集印刷的发达与杜诗的普及·····	378
第二节 名家论杜·····	382
结语·····	390
主要参考文献·····	393
后记·····	400

第一章 清代杜诗学总论

第一节 清代杜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概说

清代是杜诗学研究集大成的时代。王国维曾论到清代学术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清代杜诗学从高潮到衰落的过程也基本上符合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清初学者多为明之遗民，在亲身经历了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他们在沉痛反思明亡历史时，便对明末空疏的学风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如顾炎武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同，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将明朝灭亡之因归咎于学风的空疏，其志在匡救时弊，故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治学应“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

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他提倡以文明道、以文救世,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为挽救明代的学术颓风,钱谦益则首先提出“返经”的主张,而这个“经”却又不是程朱所注之经,而是未被曲解的本来面目的经。因此他在《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说:“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又在《答徐巨源书》中说:“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何谓反经?自反而已矣。”(《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八)所以清初的学风,贯穿了一种面向现实、关注现实、希望有以改变现实的精神。这些在杜诗学研究中也有深刻的体现。雍正、乾隆之后,天下大定。清王朝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一方面组织学者编纂各种大型史书、类书、丛书,并以科举制度笼络文士,另一方面又严禁文人结社,屡兴文字狱。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削弱了,而考据学风逐渐盛行起来。至乾嘉时代,出现了以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考据学家,他们精于文字、音韵、训诂、地理、职官等专门之学,这在杜诗学研究上也都有所体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严酷的现实深深地刺激了当时的学者,使得他们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学风。重视训诂、考据的乾嘉之风慢慢衰落,而追求变革的思辨学风逐渐兴起了。清代杜诗学的发展,适应着这种文化风尚的嬗变,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类型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情况:

一、经过唐、宋、元、明几代的长期积累与酝酿,清初的

杜诗学迎来了又一次高潮，各种杜诗注本蔚为大观。从数量而言，现存清代的杜诗注本共有一百四十多种，而清初的就有四十余种。从质量上看，清代重要的杜诗注本也大多都集中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清代杜诗学的主要成就基本集中在清初。清初各种杜诗全集校注本、各体杜律注本、选本、普及启蒙读物都大量涌现。其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杜诗注本，如金圣叹《杜诗解》、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诗辑注》、李长祥《杜诗编年》、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洪仲《苦竹轩杜诗评律》、吴见思《杜诗论文》、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朱瀚《杜诗七言律解意》、张远《杜诗会粹》、卢元昌《杜诗阐》、黄生《杜诗说》、吴瞻泰《杜诗提要》、仇兆鳌《杜诗详注》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以上所论还未包括那些仅见于著录，而已经散佚的杜诗研究著作。仅据笔者粗略统计，已散佚的清初杜诗注本、选本就有九十余种，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徐树丕《杜诗执鞭录》、吴见思《杜诗论事》、顾宏《杜诗注解》、卢生甫《杜诗说》、林时对《纂杜诗略》和《杜诗选》、叶承宗《少陵诗选》、戴廷枏《杜遇》、沈元沧《杜诗补注》、查弘道《杜律笺注》、潘耒《杜诗博议》、姜宸英《杜诗笺》、萧云从《杜律细》等。其他散见遗珠，当自不少。清初杜诗学研究的盛况可见一斑。

现存清初的杜诗注本中，可以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为代表。钱氏的《读杜小笺》、《二笺》完成于明末，然全面的笺注则完成于顺治十八年（据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其与朱鹤龄注杜之争成为杜诗学史上的著名公案。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评曰：“注杜之争，乃钱朱二人之不幸，而杜集之幸也。”可谓知言。钱谦益“以诗证史”

诗史互证的笺释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起到“凿开鸿蒙，手洗日月”的作用，开辟了注杜的新局面，对有清一代的杜诗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朱鹤龄对杜集的辑注，是对前代传统注杜方法的全面总结与发展，在名物、典故和地理名胜的考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有学者指出，它上承蔡梦弼《草堂诗笺》，近补别开生面的钱牧斋《杜诗笺注》，下惠博采众说的仇兆鳌《杜诗详注》，远启最精简的杨伦《杜诗镜铨》，是个简繁适度 and 集大成的善本，直接开启了后世杜诗集注的关窍，对集大成的《杜诗详注》的出现可谓导夫先路^①。清初学者的治杜，不再是一个人面壁的“野狐禅”，而是众多学者间相互研讨、争论，形成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氛围。与兴盛相伴随的是，清政府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清初杜诗学界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被归于一统的思想统治所代替。日渐残酷的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迂腐。如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在经历了“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大动乱以后，开始产生了民主启蒙思想萌芽，对君主制度及封建纲常的合理性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质疑，因而在解评杜甫的忠君思想时，都能对宋以来对杜甫“一饭不忘君”说进行辩驳和反思，而到了康熙朝以后对杜甫的忠君思想又大肆渲染，清初学者们的批判精神已荡然无存。所以与兴盛相为表里的是进步与保守，通达与穿凿之间不断斗争的过程。

以康熙朝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出现为标志，杜诗学的发

^① 蔡锦芳《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研究》，《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1期。